

日前沙田圓洲角塌樹，擊斃騎單車經過的市民。近年城市裏樹木常有枯死，或由建設工程而影響生態環境，樹木也直接間接遭受伐害。忽略樹木不僅是生態環境的悲劇，正如這新聞宣示：也是密切相連的人文悲劇。

文、圖：也斯

■早前在香港大學舉行的新書發布會，出席者有（左起）雄仔叔、洪安瑞教授及筆者



瑞士山林傳說到香港故事

要想到跟香港式土敏土森林截然不同的地方，大家或會想到瑞士。大家會想到皚白白雪、潔淨空氣，或是高山上牛鈴與號角。但也可想到，清潔明淨的瑞士，近年由於遊客增加，地球氣候變化，也有冰山下墜，響起環保警號的問題？

蘊含豐富文化符號

最近幾年，由於文化交流的關係，數次到訪瑞士，也有機會看到被廣告描寫定形以外的瑞士：巧克力、鐘表以外的瑞士文化。其中較深刻的一次，是數年前在蘇黎世大學，為研究生作一系列演講，以電影與文化為題，探討都市與大自然的文化、國族、性別，與身分的文化反思。學期結束，到山上研習一星期，更特別叫我體會到瑞士的自然特色。

那研習周節目特別豐富。早上起來吃早餐，先由洪安瑞教授（Andrea Riemenschneider）和我負責講專題，然後出發去行山，走上兩小時找個好地方坐下來由同學做報告，再走路去吃中飯。吃過飯再走路，同學做報告。晚上回到旅舍大家一起看電影，一起討論。既有充分學習，又有旅行雅興；既有頭腦的體操，也有身體的鍛煉，真是難得的機緣了。

我當時講電影，包括了胡金銓的《空山靈雨》和《山中傳奇》，電影裏包括了儒道佛的思想，又改編宋人話本、佛門傳說、明史紀述，蘊含豐富的文化符號。

《山中傳奇》貌似奇譚，卻是轉化古典小說中的志怪傳統，融匯傳統山水繪畫與戲曲。傳續志怪，又在自然環境中展開，與傳統思想相涉，那眼前瑞士的崇山峻嶺，一定也有它的文化，以傳說、音樂或文學的形式流傳。所以我們建議漢學同學，不妨試以中文漢語，述寫瑞士山林傳說。

我這外來者在山林漫步，與繫鈴的老牛狹路相逢，或是聆聽遙遠的長笛，欣賞山林間霧靄氤氳、秀木奇花，聽到的傳說特覺動人，覺得這樣的故事正該是產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中。

想到這些故事對其他跨越文化的旅人許也饒有意義，所以便想到把傳說編輯成書。我們在序文裏嘗試把過去的傳說連起今日跨文化的

生態，亦兼及了瑞士電影如何呈現阿爾卑斯山過去和現在的形象、中西的山水和志怪的傳統。

我們很高興當代瑞士畫家茱莉史泰拿（Julia Steiner）做了插畫，香港的MCCM出版社做了漂亮設計。雖然找不到贊助邀請畫家來港做展覽，這書終在香港推出，作為編者的洪安瑞和我出席了上周在香港大學的新書發布會。

我過去喜歡閱讀中國的神話和傳說，閱讀瑞士的山林傳說，也得到很大的樂趣。山精靈不一定兇悍，或是長鬍子的小矮人，專門幫助農夫解決難題。倒是一般人的貪婪、好奇、虛榮而炫耀，與他們的相遇，令他們逐步消失。

這些傳說都很樸素，沒有奇觀，更多是日常養牛製乳酪的家常。

創造一個動人歷史

在《麵包乳酪吃不盡》的故事裏，小矮人教他一個圓麵包和一塊圓乳酪如何永遠夠吃，結果農夫家裏宴客，請朋友來熱鬧，通宵達旦，把葡萄酒喝光，把麵包和乳酪吃剩殘屑，從此魔術也就被除了。故事裏都沒太多異類的邪魔，精靈也不過是以昭示人性中的善意與劣根。

傳說總離不開文化。傳說裏處死的兩種方法也是瑞士獨有的：一是跳進沸騰的牛奶裏；一是吹阿爾卑斯山的號角直至不能呼吸。

很多故事都會提到瑞士不同山區的民情，像日内瓦湖的快樂之舟。若你知道傳說，旅行時也會快樂一點。像牧輪曲的來源：傳說用來解釋現象，創造一個動人的歷史。

我讀這些故事，特別喜歡其中天真的悟氣、未帶成見的世界觀，用第一次的新鮮眼光看世界。所以編輯校訂同學的中文寫作，也並不要把文字弄得更典雅更成熟。除了補充必要的錯漏，我還是順原文想保留新鮮的想像，甚至跳躍的敘事，只要讀得通便可。

像故事裏說，製造好的瑞士乳酪，除了要有好的奶牛、好的師傅，還得要把瑞士山林連同香草搬過來。文化交流似是愚公移山的工作，但也不一定要整座山移過來吧。看看別人的例子，也可以叫我們反省該怎樣對待自己的山林？出版《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傳說》的MCCM出版社，打算聚集更多人去說香港的傳說、香港的故事。星期三（六月二十三日）下午，先找來了雄仔叔叔在藝術中心開始。我等着聽他怎樣說香港的故事呢！



■筆者和洪安瑞教授所編的《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傳說》。

作者簡介



也斯，原名梁秉鈞。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，現職為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。著有詩、小說、散文及評論三十多種。小說集《布拉格的明信片》及詩集《半途》獲第一屆及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。



■在藝穗會配合放映瑞士環保主題電影。